

试论道教的和平观

毛丽娅

(四川师范大学 历史旅游学院, 成都 610068)

摘要:和平是在战争、战乱中升华出来的人类理想。中华民族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和平意识在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中得到了充分反映。道教和平观的内容相当丰富,包括反对战争,尊重生命,平安不伤,社会公平,追求人、社会、自然的和谐等。道教和平观是一种取法自然的和平观,而社会的太平则以自然生态系统的太平为出发点和依据。

关键词:道教;和平观

中图分类号:B95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7)02-0014-06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和时代特征,是全球化的当代国际关系所共同关注和倡导的价值观。中华民族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管子·正篇》就希望建立一个“致德其民,和平以静”^{[1]卷15}的社会环境。这种和平意识在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中得到了充分反映。

一 道教“和平”的内涵

和平是在战争、战乱中升华出来的人类理想,是自古以来人类追求并为之奋斗的目标。道教早期重要经典《太平经》就说:“凡人万物悉随之而从,天下和平矣。”^{[2]633}“右顺天地,法合阴阳,使男女无冤者,致时雨令地化生,王治和平”^{[2]39}。它不仅关注人类生命的安全,不受暴力与灾祸的侵扰,而且关注与天地万物的和谐相处。《云笈七签》卷6认为《太平经》所言之“太平”即是“和平”,“太平者,太言极,太平谓和平”^{[3]35}。和平意味着和谐、公正。《太平经》说“太”即“大”,“平”即“正”,“太平而和,且大正也”^{[2]148}，“平者,乃言其治太平均,凡事悉理,无复奸私也”^{[2]134}。和平意味着平安、健全。“平亦是安”^{[2]734}，“太平者,乃无一伤物”,“凡事无一伤病者,悉得其处,故为平也。若有一物伤,辄为不平

也”^{[2]398}。和平既意味着家庭和睦、社会安宁、国家太平,又意味着人与自然关系和谐,万物各得其所,还意味着人类肉体生命的健康,尽享天年,以及人人自食其力,能得到生、养的基本权利和机会。其核心内涵是和谐,而社会的太平是以天地自然生态系统的太平为出发点和依据,是一种取法自然的和平观。

道教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上,继承了道家的“无为”思想,主张顺应世界万物生长变化过程的自然本性,使万物各得其所。天地的本性是“万物各自有宜。当任其所长,所能为。所不能为者,而不可强也”^{[2]203}。主张效法道以治世,取法自然以致和平。“夫道者,内以治身,外以为国,能令七政遵度,二气告和,四时不失寒燠之节,风雨不为暴物之灾,玉烛表升平之征,澄醴彰德洽之符”^{[4]206}。

二 道教的和平观

道教和平观的内容相当丰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反对战争

老子《道德经》早就说过:“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5]304}主张无为、“不

收稿日期:2006-08-31

作者简介:毛丽娅(1965—),女,四川乐山人,哲学博士,副教授。

争”^{[5]294}、“守中”^{[5]293}、“清静以为天下正”^{[5]310}，提倡“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认为战争的危害是巨大的，“兵不合道”，“师之所处，荆棘生焉”^{[5]304}，认为“至诚守善，勿贪兵威”^{[6]38}。

《太平经》认为，给人类带来大灾难的莫过于“兵、病、水、火”^{[2]3}，“天道不可强劫，劫必致兵丧威死，灭世亡道”^{[2]457}，反对统治者穷兵黩武。认为“武治”虽为“助帝王治”中“十法”之一，但实为统治之最下策，“夫物始于元气，终于武，武者斩伐，故武为下也”^{[2]254}，而且“武生乱，乱生武”^{[2]646}。认为效法天地，阴阳和合，则“奸猾盗贼兵革消，国界兴善”，“君臣人民顺谨，各保其处，则佞伪盗贼不作，境界保”^{[2]641}。《老子想尔注》说：“治国之君，务修道德，忠臣辅佐，务在行道，道普德溢，太平至矣。吏民怀慕，则易治矣，悉如信道，皆仙寿矣。”^{[6]38}

在葛洪看来，战争带来的也必然是生命财产的损失。人君“阔地拓疆，混人社稷，驱合生人，投之死地，孤魂绝域，暴骸腐野”，战争乃“坑生煞伏，动数十万，京观封尸，仰干云霄，暴骸如莽，弥山填谷”。葛洪对历史上统治者的军事行动持否定态度。他说：“秦皇使十室之中，思乱者九；汉武使天下嗷然，户口减半。……彼二主徒有好仙之名，而无修道之实。”^{[4]175-176}

唐末五代时期，饱尝了战乱之苦的著名道士杜光庭，目睹了“泽国江山入战图，生民何计乐樵苏”的悲惨境况，因而强烈反对战争，渴望和平。他说：“有道之君守在四夷，外无兵寇，戈盾不用，锋镝不施，却甲马于三边，辟田畴于田野，深耕浅种，家给国肥。”^{[7]489}“今图功名而好战，贪土地而杀人，驱彼生灵陷之死，所有道之士，君子之人，安得不哀伤乎？”^{[7]439}他主张以“道莅天下”，再三强调佐国者当以清静匡君，未可以兵谋辅国。《大戒上品》说：“若见兵甲，当愿一切，各念仁心，天下让贤。”^{[8]830}《老君二十七戒》说：“戒勿乐兵。”^{[8]844}

道教全真七子之一的丘处机渴望和平，其所作《中秋》诗云：“初离海峤有余清，万国欢心贺太平。但愿宝光无晦朔，不教天质有亏盈。”^{[9]821}丘处机隐居磻溪时，正值金世宗在位，社会有一段短暂的安定，丘处机十分高兴。他说：“幸遇清平世，诸军宴安，刀剑罢挥霍。民歌两穗之丰，教门兴，我忘三岛之约。”^{[9]836}丘处机在年逾古稀之年，率弟子18人，不远万里，西觐成吉思汗，“欲罢干戈致太平”^{[10]492}。

他每向成吉思汗论道，总以劝诫止杀为要，“处机每言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杀人”^{[11]4524}，认为“天道好生而恶杀。止杀保民，乃合天心。顺天者，天必眷佑，隆福我家”^{[12]636}。

（二）尊重生命

崇尚和平意味着对生命的尊重。法国著名生态伦理学家施韦泽（A. Schweitzer 1875—1965）认为“个人或各民族的信念，决定着和平的有无。无论过去还是现代，概莫能外”^{[13]104}，认为“没有人道的信念”是不能走向和平的，而人道信念存在于所有人的心中，敬畏生命则是点燃它的火种。

道教是一个特别重视人的现实生命的宗教，它以长生成仙为最高目标，主张敬重生命，认为“夫天地之性，人为贵”^{[2]379}。陶弘景《养性延命录》卷上《教诫》中说：“人所贵者，盖贵为生。”^{[14]474}“生为第一。余者自计所为。”^{[2]613}认为生命乃天地万物之自然本性，以生为人生第一要事。《老子想尔注》甚至将“生”提到“道”的高度来体悟，把“生”与道、天地并列为“域中四大”，“生，道之别体也”^{[6]33}。葛洪说“天地之大德曰生”^{[4]222}，与《太平经》、《老子想尔注》一脉相承，强调形神相须、生道合一，认为生命是最为宝贵的，虽贵为帝王，死不及生鼠^{[4]225}。

不仅如此，道教从“贵生”进而“尊生”，将尊重生命扩展到自然界万物。《太平经》所描述的理想太平之世，其中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凡物皆得生、养，“万物既生，皆能竟其寿而实者，是也；但能生，不而竟其寿，无有信实者，非也”^{[4]278}，形成了以一切生命存在作为保护对象的伦理原则，要求修道者广施“仁德”于天下，爱及昆虫草木鸟兽，不要无辜伤害生命。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中说，慈心于物，仁逮昆虫，恕己及人，手不伤生，“如此乃为有德，受福于天，所作必成，求仙可冀也”^{[4]193}。《洞真太上八素真经三五行化妙诀》要求人们“慈爱一切，不异己身。身不损物，物不损身”^{[15]474}。丘处机面对当时中国战祸连绵的社会现实，从天道好生恶杀出发，强烈呼吁统治者要爱惜生命，勿恣意杀戮，“皇天生万类，万类属皇天，何事纵陵虐，不教生命全”。要人常怀怜悯物慈悲之心，“最苦有情物，难当无善心”^{[4]829}。认为欲修长生之道者，当守各种禁忌。葛洪认为“禁忌之至急”，在于“不伤不损”。如果“憎善好煞”、“害人之身”、“诛戮降伏”、“弹射飞鸟”、“刳胎破卵”、“春夏燎猎”^{[4]193}等等，“凡有一事，辄

是一罪,随事轻重,司命夺其算纪,算尽则死”^{[4]194}。道教还制定了各种戒律、功过格来规范人们的行为,涉及范围非常广泛。道教善书也劝勉人们保护生态环境,如《阴鹭文》要人们“勿登山而网禽鸟,勿临水而毒鱼虾,勿宰耕牛”^{[16]7}等等。不仅如此,道教强调不杀乃至没有杀心,然后才有自我生命的完善。《太上虚皇天尊四十九章经》说:“子欲学吾道,慎勿怀杀想。”^{[17]770}

(三)平安不伤

道教和平思想在现实层面上表现为人类肉体生命的健康与安全。《太平经》认为“平亦是安”^{[2]734}。道教认为,人的生命是精、气、神的结合。《太平经》卷42《四行本末诀》说:“凡事人神者,皆受之于天气,天气者受之于元气。神者乘气而行,故人有气则有神,有神则有气,神去则气绝,气亡则神去。故无神亦死,无气亦死。”^{[2]96}因此,人要长寿,就要“爱气、尊神、重精”。道教承认人有生有死,死后“不得再生”^{[2]340}。劝导人们珍惜生命、延年益寿,甚至长生成仙。认为一切善行中“寿最为善”^{[2]222}。上寿、中寿、下寿者各寿尽而死是“天地之格法”^{[2]341},即天地自然之法。而人长寿之要在于“得天意”,如果“失天意”就会死亡,“凡物与天地为常”^{[2]174}。

道教反对恣意杀人。《太平经》卷40《乐生得天心法》说:“夫人者,乃天地之神统也。灭者,名为断绝天地神统,有可伤败于天地之体,其为害甚深,后亦天灭人世类也。”^{[2]80}在这里,《太平经》从人类延续的角度,指出了肆意杀人行为的危害。“今天下失道以来,多贱女子,而反贼杀之,令使女子少于男,故使阴气绝,不与天地法相应”^{[2]34},认为这种滥杀女婴的行为,就是“绝地统,灭人类”^{[2]36},是“大反天道”的罪过,也是导致社会政治混乱的重要原因。“天地之性,万二千物,人命最重,此贼杀女,深乱王者之治,大咎在此也”,并借神人之口提出“吾所乐也,以救冤女之命”^{[2]34}。葛洪对统治者的武力征伐提出了批评,认为“仙法欲令爱逮蠢蠕,不害含气,而人君有赫斯之怒,芟夷之诛,黄钺一挥,齐斧暂授,则伏尸千里,流血滂沱,斩断之不绝于市”^{[4]175}。

道教所讲的平安不仅包括人的平安,也包括自然界万物的平安。“凡事无一伤病者,悉得其处,故为平也。若有一物伤,辄为不平也”^{[2]398}。道教以“平安不伤”为其理想社会表征之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道教对万物生存、发展状态本身的关注。

(四)人、社会、自然和谐

早期基督教教父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 354—430)说:“所有一切的和平都是秩序的安宁。”^{[18]938}和平意味着人、社会、自然的和谐,包括人与自然、人与人、自我身心和谐。道教从“自然无为”的思想出发,主张取法自然,实现人、社会、自然的太平,这是一种“普遍和谐观念”。

首先,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实现社会太平的出发点和依据。道教“天人一体”^{[2]16}、万物一体的思想,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道教把社会太平的最终实现置于整个宇宙的宏观背景中去考察,认为只有首先确保天地的平安,才会有人类社会的长治久安。“夫人命乃在天地,欲安者,乃当先安其天地,然后可得长安也”^{[2]124}。而要“安天地”,就要认识和掌握自然规律,奉天地,顺五行,协调阴阳。“故顺天地者,其治长久。顺四时者,其王日兴。道无奇辞,一阴一阳,为其用也。得其治者昌,失其治者乱”^{[2]11}。

道教一方面主张自然无为,但另一方面也认为人在自然面前并不是消极被动的,主张认识万物运动变化之势,因势利导,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太平经》认为“人能使物兴衰进退”^{[2]233},《阴符经》也认为天地运行与人事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人若动合天机,与天地运行和谐一致,天下就会太平,即“动其机,万化安”^{[17]821}。李筌《黄帝阴符经疏》称为“盗机”。人们只有自觉地认识阴阳五行的运行规律,并按照这些法则行动,就可以“天人合发,万变定基”^{[17]821},达到人与环境共振的和谐之美。反之,如果人们不按照自然规律办事,就会“妄作”,其结果必然是“凶”。

其次,人与人关系的和谐,最重要的是君臣民关系的和谐。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既包括人个体之间的和谐,又包括君臣民之间、民族之间的和谐。道教认为君臣民之间的和谐,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太平和社会的安定。《太平经》认为君臣民三者处于一种相互依存的统一体中。认为君主要善于听取臣下的意见,取长补短;而作为臣、民,最重要的是忠、孝、顺,“故人生之时,为子当孝,为臣当忠,为弟子当顺,孝忠顺不离其身,然后死魂魄神精不见对也”^{[2]408}。在君臣民三者之间的关系中,强调治国之道“以民为本”。认为:“无民,君与臣无可治,无可理也,是故古者大圣贤共治事,但旦夕专以民为大

急,忧其民也。”^{[2]151}因此特别强调社会安宁,当务之急是要解决人们最为迫切的饮食、男女、衣服等基本生活需要。《太平经》卷36《守三实法》分析了“不饮不食”、“无牝牡”、“不衣”的严重后果,认为人生只有这三件事是最为重要、最为急迫的大事,称为天下“三急”或“三实”。能否解决好“三急”,对于天下是否太平至关重要。只有君臣民三者各安其位,各尽其职,君明、臣良、民顺,“三合相通”,在政治上效法天地,实行道德仁治。即是要仿效天“好生不伤”,地“好养万物”,对人民实行德治为主、刑治为辅的统治政策,“上道德而下刑罚”^{[2]231},顺应民心,足其衣食,去其冤结,则是实现国家太平长治的根本条件。同时,《太平经》认为,即使在和平环境下,仍要居安思危,才能使一个国家长治久安,即所谓“安不忘危,存不忘亡,理不忘乱,则可长久矣”^{[2]294}。

此外,道教主张各民族之间和睦相处。《太平经》有关“夷狄”(秦汉时期,汉民族先民把周边少数民族先民统称为“夷狄”)的阐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道教于创教初期在传播天地之道时就主张不分民族、致力于将道法传播到少数民族中的愿望,使“天师之书,……远及夷狄”^{[2]348}。认为在道法面前各民族一律平等,不分民族,只要倾心信道,都可以长生成仙,强调各民族道徒之间要团结一心,“合为一家,共成一治”^{[2]333}。道教还从阴阳平衡出发,强调男女之间的和谐。

第三,人自我身心和谐,实现对生命的超越。道教和平思想除了表现为世俗和现实层面的平安、和谐与健全,也表现为信仰与灵性层面的平安、永恒和完满。道教主张仙道可学,而且人人都有“不死成仙”的可能性,“奴婢贤者得为善人,善人好学得成贤人;贤人好学不止,次圣人;圣人学不止,知天道门户,入道不止,成不死之事,更仙;仙不止入真,成真不止入神,神不止乃与皇天同形”^{[2]222}。

为了成仙,道教十分强调修道与行善、积德并重,“神仙之人,皆不为恶者,各惜其命,是善之证也”^{[2]602};“务道求善,增年益寿,亦可长生”^{[2]569};“天报有功,不与无德”^{[2]573};主张行善立功,“如有大功,增命益年”^{[2]537}。葛洪把封建社会的伦理纲常引入到道教神仙世界。认为凡欲长生成仙,必须积善立功,慈心于物,忠孝为本。“若德行不修”,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4]180-181}。立功德和忠孝成为长生成仙的必要条件。在葛洪看来,“非积善阴德,

不足以感神明”^{[4]192},认为“积善事未满,虽服仙药,亦无益也。若不服仙药,并行好事,虽未便得仙,亦可无卒死之祸矣”^{[4]181}。

为了成仙,道教推崇安贫乐道,追求个体身心和谐的生活方式。老子说:“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5]309}“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5]310}《太平经》认为“三急”之外的其余之事不为人类生存、延续所必须,皆被斥为奇伪浮华之物,列入禁绝范围,“安贫乐贱可久长,贱反求贵道相妨”^{[2]306}。道教承袭并强化了道家的寡欲观,倡导“见素抱朴,少私寡欲”^{[5]299}的价值取向。《老子想尔注》要求学道之士“于俗间都无所欲”^{[6]47}。“不劳精思求财以养身,不以无功劫君取禄以荣身,不食五味以恣,衣弊履穿,不与俗争”^{[6]10},才能得道成仙。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中阐述“学仙之法,欲得恬愉淡泊,涤除嗜欲,内视反听,尸居无心”^{[4]175}。《太上老君说常清静妙经》将“清静”视为进入“真道”的得道境界,认为“常能遣其欲而心自静,澄其心而神自清”^{[19]344}。司马承祯主张“主静去欲”,丘处机主张“清心寡欲”。为了达到“六根自然清静”的境界,要人们“常以道制欲,不以欲制道”^{[20]141}。道教这种返朴归真、顺其自然的价值取向和少私寡欲、崇尚节俭的生活方式客观上有助于恢复生存环境的健康,使人与自然协调发展,最终有利于人类长远利益的实现。

(五) 社会公平

没有社会公平,则不能实现真正的和平。道教依据万物皆含道性而倡导万物平等。《道门经法相承次序》说:“一切有形,皆含道性。”^{[21]786}唐代道士成玄英在疏释《庄子》时也指出:“夫大道自然,造物均等”^{[22]371};“诸谷草木歧行喘息蠕动,皆含元气,飞鸟步兽,水中生亦然”^{[2]581};“人无贵贱,皆天所生,但录籍相命不存耳”^{[2]576}。丘处机也从道本体的高度,认为“黄童白叟妇女宰官侯王帝主,一切平等”,反对以强凌弱,以富欺贫。认为人与人之间也应该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彼此互助相爱,不夺人所欲,“夫天地极神且明,尚不敢夺人所欲为,夺之则为大凶岁也,何况人哉”^{[2]452}。

社会公平包括代际公平和代内公平。所谓代际公平要求正确处理当代人与后代之间的利益关系。《太平经》说:“承者为前,负者为后;承者,乃谓先人本承天心而行,小小失之,不自知,用日积久,相聚为

多,今后生人反无辜蒙其过谪,连传被其灾,故前为承,后为负也。负者,乃先人负于后生者也。”^{[2]70}即先人的行为对后人会产生影响。如果先人犯有罪过,积恶太多,必报应于后人;如果先人积功累德,后人也能得到先人的庇护。而且无论是个人的行为,或国家的政治,都有善恶或治乱所造成的承负问题。因此,《太平经》警示当代人不要为后人留下债务,否则,子孙后代“必有余殃”。因此,“当为后生者计,可毋使子孙有承负之厄”^{[2]80}。包括在资源的利用上,不要“竭泽而渔”、“杀鸡取卵”,要为后代人留下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这是实现人类社会长久和平、可持续发展的保证。

代内公平是同一代人(主要是指现在活着的人)社会利益和责任的平等分配。消除贫困与不公,是当今全球所有国家的责任,也是道教关注的重要问题。道教把均贫富、济世度人看作是“天之道”,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社会稳定的重要保证。道教认为,天地间的一切财物,都是“天地和气”所生,属于社会公有,“物者,中和之有”^{[2]246}。“夫财者,天地之间盈余物也”^{[2]695}，“天地乃生凡财物可以养人者”^{[2]243},故不应为个别人所独占,为少数人据为己有,即使是“少(小)内之钱财”,也“本非独以给一人也;其有不足者,悉当从其取也”^{[2]247}。

从不伤而为平的标准出发,道教主张凡物都能得到生、养的基本权利。主张“仁施”、“周穷救急”,缓和社会矛盾,以安天下。反对为富不仁者“或积财亿万,不肯救穷周急,使人饥寒而死,罪不除

也”^{[2]242},要人们“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23]20-23}。丘处机及其门徒身体力行,“救人于涂炭之中,夺命于锋镝之下”^{[9]416}。在他西觐东归南下途中,向其随行弟子们说:“今大兵之后,人民涂炭,居无室,行无食者,皆是也。立观度人,时不可失。此修行之先务,人人当铭诸心。”^{[24]809}显示出丘处机的济世情怀。丘处机的和平思想及其实践,造就了一批以济世救民为己任的门徒。他们各在一方,竭尽所能,对保护和救济战乱中的百姓起了重要作用。

道教一方面主张“人有财相通”^{[2]307}，“天道助弱”^{[2]703},另一方面也主张人人自食其力,“天生人,幸使其人人自有筋力,可以自衣食者”^{[2]242}。道教对那些“有力不肯力作自易,反致困穷”^{[2]255}，“轻休其力不为力可得衣食”,甚至“强取人物”,认为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罪行^{[2]242-243}。

古往今来,和平可贵,来之不易。如果把没有战争、没有暴力和恐怖视为“消极的和平”(negative peace),那么和平是“自由、公平和动态的秩序而带来的安宁”,才是“积极的和平”(positive peace)。因此,一个公正和稳定的秩序意味着一切人在生存和发展上有保障,也意味着对人权的尊重^{[25]641}。道教思想中所蕴涵的和平传统可为人类走向持久和平提供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特别是道教取法自然的和平观难能可贵,它可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一种价值指向,这也是在现代语境下审视道教和平观的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 [1]管子[G]//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2]王明.太平经合校[M].北京:中华书局,1960.
- [3]道藏:第22册[G].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 [4]道藏:第28册[G].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 [5]王弼.道德真经注[G]//道藏:第12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 [6]饶宗颐.老子想尔注校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 [7]道藏:第14册[G].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 [8]张君房.云笈七签[M].北京:中华书局,2003.
- [9]道藏:第25册[G].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 [10]道藏:第34册[G].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 [11](明)宋濂,等.元史:第15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12]陈垣.道家金石略[G].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 [13](法)阿尔贝特·施韦泽.敬畏生命——五十年来的基本论述[M].陈泽环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 [14]道藏:第18册[G].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 [15]道藏:第33册[G].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 [16]袁啸波.民间劝善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17]道藏:第1册[G].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 [18]Augustine. *The City of God against the Pagans*. Edited by R.W.Dys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奥古斯丁.上帝之城[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 [19]道藏:第11册[G].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 [20]道藏:第17册[G].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 [21]道藏:第24册[G].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 [22]道藏:第16册[G].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 [23]道藏:第27册[G].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 [24]道藏:第19册[G].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 [25](德)卡尔·白舍客.基督教伦理学:第2卷[M].静也,常宏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

Attempt at Taoist Peace View

MAO Li-ya

(History & Tourism Institute,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8, China)

Abstract: Peace consciousness finds adequate expression in China's indigenous Taoism. Taoist peace view is rich in content, including opposition to war, respect of life, health and safety, social justice and pursuit for harmony of man, society and nature. It is a peace view following nature, while natural-ecological balance is the starting-point and base of social peace.

Key words: Taoism; peace view

[责任编辑:凌兴珍]